

宋文鑑

八十二卷
記

漢書門類	三
八	一
三	一
二	四
號	冊
架	冊
函	冊
架	冊
冊	冊

漢書門類	三
八	一
三	一
二	四
號	冊
架	冊
函	冊
架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 (27)
函號	362 43

廿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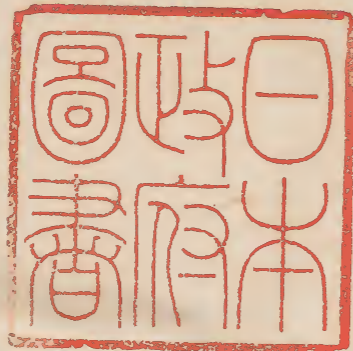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文鑑卷第八十
記

堯率院記

擬峴臺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筠州學記

齊州二堂記

道山亭記

霍丘縣驛記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袁州學記

義田記

堯率院記

淺草文庫

曾

鞏

曾

鞏

曾

鞏

曾

鞏

曾

鞏

王

回

李

泰伯

李

泰伯

錢

君倚

曾

鞏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上祝除髮毛禁棄冠
環帶裘不撫勑未機盞至他器械小土之物其時節經
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日不為其所當然而
曰其法能為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
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為上盛百里之縣為其
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日十大氏穹壠奧屋
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上口百里之國封君一
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云千里過封君者累百
十飛奇鈎貨以病民民往往頻伸而為塗中瘠者以此
治教信讓矣而得行也而天下若且蓋幾宮幾人乎有
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以漏失僕僕然其勞
也而至於浮圖人雖廢如此皆置不問及傾府空藏而
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也抑不可然且固存之

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各為宮者百八十餘所
堯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如率悉力以侈之者
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為祀其後院王僧某又
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靈苞漏之房布列兩
序甌圍園舍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
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忘子之法四方人奔
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獨介然
於心而撥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已
之饗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止自有司而論其終何
如焉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某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
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小窳之形擬乎峴山

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獨求記於予初州
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陞門六浴其哩因客土以出谿上
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之閑(寧)怪奇
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目也然而雨隳潦毀
蓋藏棄委於榛藪第草之間未有
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塼
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
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以
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艣
皆出乎履焉之下山之蒼顏
溥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
樹陰晦曖遊人行旅隱見而
夫雲煙開歛日光出波出

而愛之者也君得
其草發其元爽繚其
不絕煩囂出雲氣而
響與六浪波洶湧
獸下上而浮沉者
懸崖拔出挾光景而
如蛇走與荒蹊聚落
皆出乎衽席之內
雨暘明晦變化之

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
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徒倚則得於耳
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
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費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
之苗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
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警
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
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洽而又得遊觀
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
二年之某月某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
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

烈也初公以忤揚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
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
不能直關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
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
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
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
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
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
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
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
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土
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
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

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
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
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
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
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
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
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
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
維歷忤大姦顛跌憾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
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
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
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
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

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襄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徂於慕詐惟知經者爲善

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磨然溺於以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如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其志於彊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以公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幽于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述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比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敷朴之俗微而詭欺薄

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豈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至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正四其地僻絕當慶曆

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切謂州之士以為病蓋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工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循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上肅廟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盈漏庫廩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

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之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澤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媯水則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也之好事者廼因媯水

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山為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于媯馬之崖益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自然而止而自涯以北至宇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鈞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媯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鈞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

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相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一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木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世考也

道山亭記

命曰 肇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於自輿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陀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或重崖如一髮或側徑鈞出於不測之谿

擇地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其隙間或衡縮螺螺或逆走旁射其狀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汭者投便利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眾江淮地蓋以其陘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山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比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築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

側足然後能進高瀉下石錯石劫結若蟲鏤天直毫分輒破溺不敢以舟楫自之閩而虛其於閩為土中山之山皆遠而涂旁有溝溝而匠多良能佛老子之徒僊山北曰粵

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
其環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昭文館程公
為是州得闔山嶽峯之際為亭於其處曰山川之勝城
邑之六宮室之榮下下簾席而盡於西睡程公以謂在
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
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闔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
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志其遠
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壘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
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
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
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霍丘縣驛記

王

回

天下昔封國之時君民各以其安而城郭道路關梁廬

館尤嚴於賓客之事凡國之地夫不過百里而皆領於
天子之詔以待巡狩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親若歸
賀慶致禮之來則又有四鄰之交朝覲會同聘問之集
車馬人徒之役縱橫而信宿者蓋無虛國而受館之禮
自畿內達于海隅設官備物候遷時謹故雖跋山涉水
荒陋遐僻之城曰其宗廟社稷者一不敢缺焉有不能然
者君子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為國也自天下更為郡
縣守宰以考秩心曰居民始不安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
浹於政事而尤嚴於賓客者亦因以廢怠陵夷且千歲
及今則驛舍之曰止於當路州縣駟遞所過足以供給
雁有司之令而已然猶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於其
間則眾反譏之以為苟悅使客而恩意非政之急吏既
不得久於其秩而思脫譏以滿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

所設應有司之公者往往圯而不完至於歧旁它縣則無敢唱興之者京師八百里境途皆出於驛以上之過者無所歸浮屠氏之館倉理寺丞謝侯續知士大夫之辱苟相悅所以相亦古之建國傳館為士大夫之吾夜也於是相十日立屋若

佳丘故裝邑也今縣屬壽其治霍立距以所苞若千里比而環者七州七州之廷于壽霍立居最徑然獨無驛每使客宿則弛蓋偃節混於逆旅或寓其孳於半偏及而無以自表於民今知縣事大之至也嘆曰吾為地主於此豈可以不古聞士之為政蓋莫不篤於賓客者非養以禮而戴天子之命也今吾邑雖陋其城郭社稷而地大益近曾不及有一區不巳儉乎雖眾口之譏吾從古也莫具署之東偏面通衢之會始築館焉用丁間而門堂堂無包井院庫至千器四

百須無不具而曰藜驛取古封子其為我書之之事而歎今為為之書傳於後

建昌軍

儒失其守教化無其柄天下之也釋之徒以其晦而心法勝積美器之云戒定慧則之儀不競則七口光大繫此之由故

不傷於財役不勞於民也既成名之凶之號益所以自見其志而以狀屬回刻諸石以告于後之人勿發予曰推古之難也非發憤好禮果於從政者誰能一人庶幾其卒勿廢焉

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李泰伯

於地凡所以脩身正心養生送死舉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與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為之義百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不明誠之別至於虞附練祥春秋祭祀三年地獄劫化之辯亦隨而進蕃衍嗣迦葉者師子達摩流為東山牛頭

傳龍樹者惠文惠熾乎天台灌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成凡出家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徙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南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本道廉使楊馮韋丹皆與友善樂天之叙如此南城於宋為建昌軍景雲為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廢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羸入風雨者四而如一將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為永永計先共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推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孀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

經論頗意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為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而有所慕焉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疏亡以稱上旨通判賴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陘隘不足改為廼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璧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竝手借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于

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虜六國欲
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我夫健將賣降恐後何
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
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莽危
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
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
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揮
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
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
弄筆墨以徵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
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義田記

錢

君倚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

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
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
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
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娶者十
五十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
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
家居侯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
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爲西
師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
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充祿厚而貧終
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唯以施貧活族之
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弊車羸馬相子曰是隱君之賜
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

於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
餘人以此為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
之觴而觴相子子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相子服義
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
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晏子為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
過之嗚呼世之鄙三公位尊萬鍾祿且邸第之雄車輿之
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
入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廩稍之充
奉養之厚止乎一已族之人瓢囊為泔中瘠者豈少哉况
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
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其書可略也獨高其義
因以遺於世云

宋文鑑卷第八十

宋文鑑卷第八十一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澠池縣新溝記	趙瞻
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章望之
清溪亭記	王安國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七門廟記	劉放
泰州玩芳亭記	劉放
新修東府記	陳繹
新修西府記	陳繹
臨湘縣閣武亭記	劉摯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慶曆二年某月某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
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某日城
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為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
用文張武縱天警我 宋羗蠡而動恃地之疆謂兵之
衆傲海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
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鋌刑斧誅選付能者皇
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羗地武
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疆徐以計勝吾視塞
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構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
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
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
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鎗汝
斧汝干汝誅汝動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

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白口朝及辰衆積我倍公
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
以待爰募疆弩其衆累百依城工以障以堅以格成曰謹
之無關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以賊之逼城傷死無數
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遠城
之惟堅勞不累日也牌以完深天如泉高焉如山百萬
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
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列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
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溫池縣新溝記

趙瞻

溫掖巖嶽面谿匯土者而列盤互回附歲大霖潦注邑
中途湍激濤濤激湍湍激湍湍激湍湍激湍湍激湍湍激
已乃洩于川邑之民行首表深一居者附高木擁槍壘

防倍奉以爲歡幣永習生常恬不怪憚吏耽耽第養威
堂皇上坐廣卧安鳥即民謀由此故城中地震又注蝕
瀟爲坎窞車陪馬跌究噴載路及大理丞侯君爲縣凡
民病政蠹蝕剔瘡潔居又明年遑恤及是跡所源流慮
所經歷決邑之北偏曰魏家會濟仍夷洒並偶而東順
達于谿鍾田千有二百步平錢十有三萬儼備三千功
農願售地市願輸金役願顧直工一月已既而雨作水
循故道趣于新溝受衍轉注支合脉湊如壁善政如伏
巖威激流湧進不潰崖岸賈族修舞民家按堵所利者
博其千萬年不弛侯君屬予使謹其歲月夫君子何慮
而不及于民春秋左氏傳曰塔塞從時則遠時儻工猶
趣興役况是作也不掠農力呂紀月令曰時雨將降道
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則膏舊補敝猶爲按職况

是舉也揭爲長利彼以經傳用吾民予豈敢不書謹記
曰今上二十三年冬十月其朔某日甲子河南澠作新
溝庶史氏有繼夫遷河渠書固溝洫志者當著予記

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章 望之

人與天地並生而異道能周而爲變化者一氣也天地
之氣不舒則四時五緯與山川水土舉失其常人之氣
不舒則思慮塞而精神有遺百疾於是乎生故君子所
樂奉者天地之大大而高莫如山嶽大而深莫如河海
其間又有禽獸草木之所蕃龜鼉魚鼈之所錯秘恠神
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產世之百物莫不具諸是以
高深之地君子樂之以其能開人思慮泰人精神美耳
目廣則聰明豁爾不然何以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
山而小天下哉故遇西子然後知世無美色享太牢然

後知世無珍味聞簫韶然後知世無至音觀海嶽然後知世無大物古之君子務見博而知遠者以此吉州刺史劉侯渙之爲登州也爲納川亭于城之北隅以地濱於海言此所以容受百川也廣狹得中奢儉得宜役不勞而事不煩其可以爲寓目適心之雄殆無與元者豈非助大丈夫曾臆之一端歟侯有文武長材濟之以剛正凜然有不可奪之風嘗入居清要出總繁重皆赫著能名今之作斯亭以壯郡國游觀之勝以資賓客宴饗之盛暇日則命式旅習水戰以無忘戒備其動翼如其靜肅如於是王人朝士之出是途莫不交口誦其交賓接下之和美其中心奉朝廷之勤異日侯去爲天子股肱知必能以興作之心充斥其行事

清溪真記

王

安國

清溪亭臨池州之溪上隸軍府事判官之府而京兆杜君之爲判官也築於治平三年某月某甲子而成於某月某甲子於是州之士樂之而相與語曰夫吳楚荆蜀閩越之徒出入於是而離離洞庭鄱陽之水浮於日月之無窮四方萬里之人飛帆鼓楫上下於皮濤之中犯不測之險於朝暮之際而吾等乃於數楹之地得偉麗之觀於寢食坐作之間是可喜也若夫峙闔闔之萬家於千峯之繚繞朝暘曠曠破氛霧於噴岬縹渺之石而水搖山動於玲瓏窈窕之林煙雲之滅沒風雨之晦冥天之所變隨於人之動息者也陽闔而陰闔草萌而木芽霏紅縹紫映燭而低昂與夫美蔭交而鳥獸嬉野潦收而洲渚出冰崖雪壑桑落之墟景象之盛衰見於四時之始終而隱顯不匿乎一席之俯仰然後知呼吸於

天地之氣而馳騫偃伏出入無者孰使然哉覽於是者宜有以自得而人不吾知也君曰夫備其形於事者宜有以佚其勞厭其視聽之喧囂則必之乎空曠之所然後能無患於晦明吾是以知之間隙携其好於此而徜徉以畢景飛禽之啁啾怒浪之洶湧漁蓬 推簷嘯於前而歌於後孰與夫訟訴箋啓之聲交於吾耳也岸憤穿履弦歌而詩書投壺飲酒談古今而忘賓主孰與夫擊跕折旋之容接於吾目也凡所以好其意者如此而又以爲夫居者厭於局束行者甘於憇休人情之所同而吏者多以爲我不能久於處也室廬有忽不治者又況宴遊之設乎俗陷於不恕而萬事之陵夷往往以此吾疾之久矣而真之所以作也噫推君之意可謂賢矣吾爲之記曰夫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未始玩心於

物而仁足以盡已之性則與時而不遺然則君之意有不充於是歟余未嘗游於君而吾弟和甫方爲之僚乃因和甫請記而爲之記者臨川王安國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

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士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遠勢如擣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爲其所難剝墮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

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
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
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
故趙常受兵為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為代魏燕趙趙
漳南蹶上黨有虎頓價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
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鬪攻掠
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
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
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
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
去使來求託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七門廟記

劉攽

嘉祐二年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

三壘者問其居人其漑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
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韋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
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為縣主簿
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護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若
而得羹頡疾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為列侯信五
為民賦漕舒何以廣漑浸信為始基至魏時廢而復里
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
者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
今我毅為侯廟祀之而以護配子幸為我記之焉予因
曰諾頡之包君以書告曰朝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
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
為功此二人者裂地為王連城數十代王去甚以奔國見
省而子導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勸

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渾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關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飢饉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渾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渾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渾之死既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立民而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已而後為功也甚劉刺史起於二國亂亡之餘蒞麻掃地顧獨以農為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曰脩在晉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徇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廷祀音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秦州玩芳亭記

劉放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為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滌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棗數十種萱菊薜荔芭蘆巴蕉叢植櫓生負城地尤良宋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縈回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眾卉氏曰玩芳於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眾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採終歲之力也罷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為已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滌而不食為心慄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新修東府記

陳

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唯其人匪其人
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
曰私其人哉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
者二三執政而已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
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
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徧歷諸第一有
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兩風晨趨暮還輿
衛騶呵導從前後摺紳士大夫造請紛馳于里巷坊曲
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衛三帥率有公解庶
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
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即聽事羣有司公見請白可
否少休吏史抱文音環凡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

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
聖畫新期二府親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
房皇鈞折繪圖以問即判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
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熙寧三年秋七月
興作東西府凡八位揔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
位成詔知制誥臣繹爲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十月工
實之次謹按三代盛王繇禮義之政至于周而大備文
章典刑物采位叙煒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
室宅上不爲過侈下不爲若約出則寵之亦旂龍章鈞
膺之駕入則具之列鼎蒲筵粉純之居仰而視其宮則
有攘題之龔密俯而攝其衣則有袞爲之嚴麗且謂不
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之政故其
取予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旣竭能道

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
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响响而望其下者益
卑西漢去治出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闌不設鈴不
驚鼓深宏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
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
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
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蓋用人授位出于一切
其煩文虛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
宋興之初平定四方烜燿神武遂一宇內頗用戰勳伐
閱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
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 皇帝臨位躬覽權綱
顯白訓義圖惟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之
武弛張名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

也位者處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
事修明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墮必使望其器
可以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是錄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
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蓋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也
若乃聖作物觀宣耀典訓垂萬世之不則考不磨之斯
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修西府記

陳 繹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各官開元中
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爲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知舍
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
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嘗寄
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宮

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實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
貼黃除吏唐末既除此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揔天
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國
朝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略文武參用間以宰
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古
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則相與謀於家家宰膳夫
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之際
故其為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決
於陛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閣稟事吏持書奏周走閣
巷終日不得與工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春客有餘勢
固不行也熙寧三年詔營兩府于掖城之南其任樞密
使者為西府於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修
天下之政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能工致

其才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
屬於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祿比丞相置官
屬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
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憺折於萬里之外
噫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仰而登則恩見於標栢俯
而宴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隆於已者
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臨湘縣閱武亭記

劉

執事

祕書丞衡君勳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
曰使天下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已而偷者固漫不
省利害及夸而高言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瑣烏
足為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浸著天下頽政何可勝數
吾則不敢吾之邑右帶長江南東地大倚山民慄猾輕

為盜既慙古人不能使民不為盜又不知禁其已然尚
曰為政取縣所賴以索盜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入
十人前時聽其便私散居廬間呼調不一難以應猝及
去而擾平民今吾能不取官與民作區屋以萃之凡若
干摺以大亭榜曰閱武以時臨視其藝眾既團隸有地
稍稍就律其材漸若可用而無里巷譁競犯法之患此
縣令小事非以為功然願有紀告來者使勿廢而已嗚
呼余知君不好小事名也雖然罔忽諸小然後可以任
夫大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猶此循而望古有路矣即
以其所以謂余者書之亭上

宋文鑑卷第八十一

宋文鑑卷第八十二

計

墨君堂記	蘇軾
淨因院畫記	蘇軾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莊子祠堂記	蘇軾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放鶴亭記	蘇軾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南安軍學記	蘇軾
成都府運判廳燕思堂記	文同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東軒記

墨君堂記

蘇轍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絮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踈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感喪其所守自殖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

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狀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

蘇軾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

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死如是而斲，拳瘠感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

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唯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料舉之士比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

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拍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夫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誦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奔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已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拍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貧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種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眾擇其徒為眾

所異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
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曰計功終事而
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
衰則小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
田祖作樂飲酒醉飽而去族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
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爲常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
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
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
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載先君子之友人
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
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
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
僚吏游處其上載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

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載之去鄉久矣
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
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
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
焉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
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出而不遷蓋耆老
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
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載將歸老於
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
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
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

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 本歸
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
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
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
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
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
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
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
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
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
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
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

曰而睚睚而盱眙而誰與居 天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
子居楚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
擲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全日者與之爭席矣去其
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
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
之以入其言亦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
非莊子本意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少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
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
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池取山
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

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苟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有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霽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志其身必不仕則志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人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其有遠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

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明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心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宅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外堂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

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俟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神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

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矯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屢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隈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文與可畫筍簾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螗蛇蚻以至子劔拔十尋者生而一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

所見知免起鵲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昔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苞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也。豈得其意而已乎。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鞢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鞢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將一段鵝

谿綃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綃二伯五十四。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綃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竇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四。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筍簿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筍簿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筍簿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涓濱千畝在膏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

可於子親厚無間如此也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
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
則弦誦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
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
時而賜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
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妾頑讒
說不率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推其
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
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
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探其謳謠諷議之言而
賜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

之屏之黻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
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
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
弟子揚觶而互點者三則僅有存由此觀之以射致衆
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
戲鼓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
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
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
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
數萬人嗑枯之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
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
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
禍敗固宜

知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

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
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
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
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
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
百二十間禮昭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
具又以其餘地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
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
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羸
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
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
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無媿於古而已

成都府運判廳識思堂記

文同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
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為下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宇
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負萬里旁裁直製界
為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為名者常艱選擇往服其職底
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頡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
劍南西川原極衝沃吐庶豐夥金繒紵絮天灑地發裝
餽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調
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為寶藪珍藏云其所謂佐者既非
覲覲循察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閱顯與
王者儀形無缺缺始去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
嘗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踐襲往制回曲庠狹不足以
視清曠講燕休餘其翳然蔽沒蓬藿嚮所泣者未遑營
之職方真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濬之貳

實以才擢既至故窵內外靜煩省劇隱謀華峻潛利宣
章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
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
表襮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今復杖節臨鎮於
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其地墻為一園集材於
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撙以程品築隆址植巨厦曾不
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雷延履衡攔擁衛窓戶通
繁若翔而尚矯將播而復以奇密秀嶺發遠思于其上
鮮葩珍木悅真賞于其下寬袤可以觴賓侶靖密可以
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榮宇而外臺之律觀也既
落之侯謂廣漢都尉文同曰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
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為王南昌絕
滕王閣柳子厚為楊長沙銘

魏氏堂皆部吏也同今奉

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一小敏辭乃次其略刻置
宇下以夸示永久然慙不文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立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
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與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
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州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
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
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
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具使春秋修其常
事堂成具三獻焉邊豆有列儼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
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
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
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李路

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茫不知其邊即之汙瀾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償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輕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反蓋亦有隘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

止而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
男子吾於三子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東軒記

蘇

轍

余既以罪謫監錫州鹽酒稅未至大雨錫水泛溢萬南市登北岸敗刺吏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濬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款斜補其圯缺闕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適皆罷去事委于一畫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

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弃塵垢，解網羅，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實求升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甘不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執利，以玉帛子女自原自厚，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云云，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以濁汗，瞻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子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齊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

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今以遺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執不得去，獨幸歲月之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屢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子之樂，懷思東軒優遊以志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宋文鑑卷第八十二

宋文鑑卷第六十三

記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轍

遺老齋記

蘇轍

轍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祖禹

湖學田記

顧臨

臨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肇

適南亭記

陸佃

佃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陶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大臨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
馮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

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一四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世五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心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口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雜處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騁驚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曰

風寡人所與庶人共庶人安得共之王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

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為快也哉

遺老齋記

蘇轍

庚辰之冬余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窓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

余曰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

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求道路之
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
士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
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真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
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
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之希
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
為得志而實不從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
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
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
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
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司馬溫公布令銘記

范

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 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
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
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
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
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
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
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
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
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
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
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
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

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
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
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于家屬祖禹存其本
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湖學由記

顧 臨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
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
之得其道也子產棄輿其為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
其術也舟子與粟其為心固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
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
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
於此也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
費則雖微可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吳興學普

天下當其成時學者不可勝錄然常患惠而養之者
不至也彼千田而求有及門而不止則留者有留而不能
久者將返則古之戚然不足之歎自陶字初得賜田五頃而
潁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為郡始為辦學費
漸以及諸生之寒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克也
嘉祐中臨嘗為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
年適會太守公繼侯軻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
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楊涇有民訟田頗年不決官將
兩奪之鮑侯公曰謀得矣迺用書懇請于轉運使願
得貸錢購所訟于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
用貸錢六十苗兩得田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曠潦之患
以二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為學糧歲可以食百貧夫
陳宇之固易暗也泉布之富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露

及無涯語其如可謂惠而不費者也。要其終可謂養而不窮者也。世有掠民脂血妄為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不顧，忘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為重可取也，飽法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穰沒其美者，乃強不敏著于詒云。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為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灋，令而已。戰國以執灋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六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

專繩糾之任，敬後以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為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負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

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又之亦廢至神宗皇帝
大正宮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
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迺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
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驥分判三院事
請於上而大之至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
三百六十楹詔于元豐垂七十年復以圯壞神宗皇
帝卽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闕
門北鄉取陰殺之義人形勢卑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
大夫聽事闕門東鄉增碑爲崇培下爲高其規撫宏遠
矣繼志述事屬年後又今上卽政之初務先慈儉土
木之勤咸詔勿事惟嘉芝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負
姑省營築闕門北鄉勿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
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如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

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賤而元爽過之
內闕耽耽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
適所宜吏舍囚圜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
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爲稱昔周人考室
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
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
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網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
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旌後嗣之意
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
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
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
垂休無窮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
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青人非難責已惟難御史

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久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愧。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聖懷，大崇顯之意焉。

適南亭記

陸佃

會稽爲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於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映輝

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賓客過而瞻見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年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未幾，弗出庭戶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公鑑湖上，截山以尋將軍秘監之跡，登望稍倦，未隱，公意於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子真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應史公聞往焉。初，留佛刹，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爲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莖尚疎，木葉微合，峯巒如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絕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

公之意因高構字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衆飲而賞焉水挹清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於是闔州以為觀美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絮雅嬉遊皆乘畫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模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於發揚幽懿豈特資一山而已凡此鄉人藏道昔德晦於耕隴釣瀨屠市十肆魚鹽之間者乎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蜀州重修大廳記

三

陶

古之循吏以郡縣為一必視其民如所親之於子弟待之以忠厚樂易之誠濟之以勤勞不怠之力事不問巨細者可以興作營置區區勉辦具則莫不盡心焉建校舍選開敏吏自訓飭之減用度遣詣博士為學子除更繇與俱行縣通渠瀆廣陂湖起蕪廢溉田至數萬頃躬率儉約勸督務農出入阡陌舍止鄉亭輕刀劍重牛犢鑄田器教犁耕親度頃畝差肥瘠為三等立文簿藏之鄉縣鑿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凡數百里息省勞役還集流散發倉廩以賑凶旱具葬祭以恤鰥孤限禮聘之年施四誡之令禁嫁娶迭終勿徇奢靡此其事之大者而為之甚詳以至榆莢葱韭口有常數二彘五雞家有常養種桑柘植麻紵藏果實蓄湊艾養蠶織履悉有教令此其事之小者而為之亦不略按古而求蓋幽公所由

之風化而孟子所謂王道之本者亦可見焉是以居則
悅服去則見思風跡光燁於一時德聲洋溢於後世游
茂先之守唐安抑用此術歟虛心以接物無猜阻疑貳
之釁抗志以泣事無苟簡滅裂之態舉大綱以我治
體親細務以盡下情自公府至于郊野皆得其歡知茂
先待之如一家也聽宇之弊久矣每大風雨慮至摧圯
政閑事隙謀以葺之遠做諸侯路寢之制近遵太守黃
堂之式崇庋深廣舉適準度他所毀陋從而一新樓壘
得其高堅幣庾得其固密文牘充棟宇以謹其藏賓客
矣館舍有以享其安敞亭榭以資覽詠完宥突以備燕
饗凡爲此者蓋政有餘力而及之非先後緩急之不序
也民安其居吾可以議居處之安非略於大而詳於小
也非以治舍爲逆旅望望然計吾歲月以去而不恤其

此客自踐其境造其門外自西階游目四顧雖不問俗
政可知矣譬如富家巨室垣墻立而壯門閤闢而大與
陳別而正園倉廩既庫之設各得其當就而詢之必有受
其子孫者主焉一郡之政何異於是予嘗通理此州知
土俗之淳良羨風物之秀勝以謂嘉郡齊民宜得賢守
敏政乃具四美今茂先之治大槩如此故予樂爲記之
茂先慷慨有遠度每以功名自期豈特區區乎此它日
去而顯矣人必思之有讀予文者亦可以慰思也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莊周氏謂儒者逐跡喪真學不善變故爲輪扁之說芻
狗之論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
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甚焉以
學爲僞以智爲鑿以仁爲姑息以禮爲虛飾蕩然不知

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已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
今謂之亂政至于坑殺學士燔藝典籍盡愚天下之民
而後慊由是邇視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臯陶之
書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
雖先王之陳跡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跡也制度法
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
不得變者豈豈為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
代如更晝夜也安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
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器效不
意數千百年以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隴
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况能知所用乎
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畜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
而已噫天之未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為而出哉予於

士大夫之家所闕也矣每得傳摹圖寫寔盈卷軸尚病
窳啓未能深考暇日以輪以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
器誦其言形容髮影辨以追二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
意逆志或深其制也之原以補經傳之闕正諸儒之
謬誤天下後世之丑字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